



# 草原深处的秘境画卷

□ 张新元

当我们前往山丹马场大草原去寻找窟窿峡的那日,正是河西走廊万木葳蕤的美好一天。

祁连山下的村子到了盛夏,大麦青翠欲滴,土豆开花赛牡丹,芨芨草一簇簇紧紧相拥。空气中透露着韭花的淡香,陌上风吹过,有点湿湿的童年味道,好闻极了。

七月的祁连山,像打翻了的调色盘,天空是那种“秘制”的瓦蓝色,无法用彩笔描摹。白云或群或独,有一朵出岫,悬浮在天空,心里藏了多少露珠儿没人知道。青山盈盈,随着一天日照光影在嬗变山色。金黄的油菜花田和青青麦田;远处看无边无际铺霞叠彩,走近了花香袭人,蝶儿、蛾儿和蜜蜂翩翩起舞。整个大草原洒满了七彩星云。

从马场二场出发,在当地山林护林员的指引下,骑马进入峡谷。山谷中两旁奇石林立。“将军石”“二仙对弈”“雄狮怒吼”等自然雕塑,森森然与蓝天白云相接。夹岸壁立峰峦,茂密的松林暗暗疯长,苍翠浓

郁,遮天蔽日,那些野桃、野杏、野柳藏在山坡上比人还高的野草中,牵丝映带、相互交错。转过一峰,突现小溪,溪水清澈。马蹄在野芳草和浅浅沼泽里跳“踢踏舞”,丘壑间飞鸟啾啾,和着溪流铮铮的韵律,仿佛一场古典音乐会刚刚启幕。

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奔腾不息,河水分流后变成纤细的小溪,在乱石间蜿蜒穿梭,河水奔腾撞击着石头,溅起层层洁白的浪花。我们下马,脱了鞋子,挽起裤腿,相互搀扶,蹚水过河。

“水不深,就是冰得很!”说话者人称老马,是窟窿峡一带的护林员。老马的父亲原是马场的护林员,如今,他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,每天早晚巡山一次。

“这窟窿峡山路多长呢?”我问。“长着呢,有二十余公里呢。”老马答道,“尽管山道像羊肠子一样,但我走惯了,草甸啊都熟得很。山里头四季时令不同,景色不同。大石头我认识得多,也是路标。”老马

一路谈笑风生。

远远便能望见峡谷在祁连山巍峨群峰的怀抱中蜿蜒,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。山风裹挟着祁连山特有的清冷气息拂面而来,风中还夹杂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芬芳,令人心醉神迷。

走进窟窿峡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峡谷两侧险峻的峭壁。峭壁上岩石纹理交错,犹如岁月镌刻的密码,记录着漫长地质变迁的沧桑。那一块块凸起的巨石,似是被巨人随意堆砌,有的宛如昂首的巨兽,有的又像沉思的智者,形态各异,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想象力。抬头仰望,一线天光从狭窄的峡谷上方洒落,为这幽深的峡谷增添了一丝神秘而迷人的色彩。

峡谷中植被丰茂,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。高大挺拔的松柏直指苍穹,树干上布满岁月的痕迹,仿佛是守护这片秘境的卫士。林间,低矮的灌木丛生,枝叶相互交织,形成天然的屏障。偶尔,还能看到几只灵

动的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嬉戏,或是听到不知名的鸟儿清脆的歌声,让整个峡谷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峡谷内遍布“窟窿”,它们深邃而神秘。清澈的溪流在峡谷中奔涌,却在不经意间消失于这些窟窿之中,化作暗流在地下穿梭。行走其间,耳畔常常传来潺潺水声,却不见水流踪迹,只留下阵阵回响,仿佛是大地在演奏一曲悠扬的乐章。俯身贴近窟窿,能感受到丝丝凉意从地下升腾而起,仿佛是大地的呼吸,沁人心脾。我问老马:“这些窟窿是怎么来的?”他说:“传说是霍去病将军追击匈奴,为将士们找水的时候,用长枪‘戳’出来的。书上没写着,但我们祖辈中都流传着这个说法。”

说话间,峰回路转,进入峡口开阔地带,一簸箕形状的山地豁然开朗,是百草园也是桃花源。野草丛生,尤其马兰花一簇一簇,密密匝匝的。

窟窿峡好似一幅隐匿的秘境画卷,悄然铺展在天地之间,以独特的姿

态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悠远故事。复行,迎面山头将峡谷一分为二。一边的深谷远望之,峭壁高耸、危石突兀、林木参天、野花夹道,景色奇绝。“那边就是西大河水库,有‘祁连小天池’之称。”老马介绍道。

西大河水库宛如一条灵动的碧玉丝带,蜿蜒镶嵌于祁连山东端余脉间,以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与厚重深远的人文底蕴,吸引着无数向往诗意与远方的旅人。沿着鹅卵石砌成的蜿蜒台阶,穿行在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中,不小心却惊扰了麻鸭们的美梦。远眺浩渺无垠的水库,形如从银河跌落的半弯星辰,这里的山、水、动植物在自然造化中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

星光渐显,我们选择一条坦途回家。回望窟窿峡,这一日,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,与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深情的对话。这里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株草木、每一缕清风,都蕴含着大自然的无穷魅力,让人沉醉其中,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心跳。

## 致吾师

□ 张 军

村里人都习惯叫你先生  
全村的孩子,总是喜欢  
围着你,如同围着  
冬日的炉火

在当年的窑洞小学  
天真幼稚的我们  
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  
就像快乐的小鸟

烈日下的麦田里  
我们一遍遍背诵“锄禾日当午”  
月光下的操场上  
我们一遍遍朗读“床前明月光”

你是一盏明灯  
引导我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 
你是一缕暖阳  
温暖我们向上的内心

## 丰收在望

□ 刘 湛

秋风给苹果说了什么  
颗颗羞红了脸

树上的苹果  
一颗挤着一颗  
挤出的香甜  
醉红了几朵云

土地抑制不住的快乐  
开成了朵朵万寿菊  
在大地上尽情绽放

一个胖乎乎的萝卜  
看见丰收在望  
乐得笑破了肚皮

## 扁都口

□ 陈大贵

祁连山挺直倔强的脊梁  
峭拔的肩头落满风霜  
扁都口,几缕白云悄然驻足  
细听风声漫卷的传奇过往

婉转的鸟鸣是时光的信使  
烟霭漫过,霍去病与将士的身影  
如利箭穿云,惊起千年的回响  
那年的马蹄声路亮了河西的曙光

此刻,大片油菜花开得正猛  
阳光从天际倾泻而下  
二二七国道瘦成一条银线  
把扁都口嵌入祁连山的画廊  
往来的车辙深过当年的马蹄印  
每个途经的人  
都在英雄的故事里生长  
扁都口的风是从雪山走下来的

藏着烧不灭的豪情壮志  
今天,我把这山口认作  
祁连山的一块衣襟  
看它绣出四季流转的斑斓

## 蝉 鸣

□ 俞有刚

秋风,将苹果的脸染出红晕  
也将林间的蝉鸣,越绷越紧——  
一根震颤的弦,在心上  
拨动岁月的回音  
抚平时光的痕

这鸣唱,  
始于盛夏  
浸透绿树荫凉  
繁花相拥间  
声声迷醉

这鸣唱,  
终于金秋  
装满果实的低垂,  
将丰饶凝成琥珀  
坠得心疼

躁动的心啊,  
终被这抑扬的音符  
淘洗得干干净净  
在喧嚣里  
枕着渐弱的余韵,  
带着释然安然入睡

## 秋日果香

□ 杨立中

老家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,有三十多年树龄了,年年都能结出累累硕果来。

初秋时节,满树沉甸甸的苹果,压得枝头低垂。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苹果熟了,等你回来呢。”并非母亲不珍视这收获,只是将满树鲜亮的果实悄悄存留着,直待我归家之时。

归家那日,踏进院门,一树饱满的苹果便映入眼帘。它们被秋阳浸润得通体金黄,向阳处更添了几笔橙红的亮彩;青色的斑点,则如岁月轻点于果实身上的印章,仿佛将风雨经历也刻写于此。凑近一闻,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,是阳光、雨露、土壤与秋气共同酿就的甜润气息,沁人心脾。

母亲取来竹篮,我忙伸手去摘。她抬手轻拦:“你不会,我来。”母亲踮起脚尖,仰脸端详,仿佛在检

阅一树果实,最终选中了最圆润饱满的那几个,然后伸手探入叶簇之中。她将苹果小心托于掌心,另一只手再轻轻剪断果柄,如同接生一个初降的生命。苹果终于安然落入竹篮,发出微带喜悦的闷响,仿佛一声温厚而满足的轻叹。

轻咬一口,果香瞬间溢满舌尖。我时常觉得,苹果的香截然不同于香蕉、蜜桃、芒果、柿子之类的软糯香甜,苹果的香是嘎嘣脆的。苹果果肉饱满瓷实,那种直观贴切的甜,又带着微微的酸,仿佛生命里恰到好处的慰藉。母亲在一旁看我吃得香甜,眼里流泻出宁静而满足的光彩:“一直留着,就是等你回来吃。”

母亲之爱亦如这秋日苹果,不喧哗、不浓烈,却早已浸透我生命的肌理。

一个朝阳。就这样,默默开满了无数个寻常清新的早晨。

院子里,依偎在梨树身上的牵牛花已开到了树梢,星星点点的深蓝、淡紫,一闪一闪的,精神抖擞。这花,朝阳初露时最盛,象征着勤劳与希望,因此被誉为“勤娘子”“朝颜儿”。花开时,形似小喇叭,故而称“喇叭花”。又因其大多朝开暮合,像是懂得时辰似的,便多了“子午钟”的称呼。

北方之地,初秋晨露已有了几分薄凉,许多花儿也暗失粉黛。可牵牛花却开得正欢,五彩斑斓之下尤显生机勃勃。花色以白、蓝、红、紫、绯红、深蓝、蓝紫为主,一个个涂抹开来,娇艳欲滴。也有混色的,形态各异。单瓣似喇叭,重瓣如芍药,带着三分羞涩,七分执着,颇有趣味。

儿时,奶奶会拽下许多牵牛花藤蔓,编织成一个花环戴在我的头上;偶尔,爷爷也偷偷掐得一两朵牵牛花儿,悄悄插在奶奶发间。其实,奶奶早就察觉了他的举动,只是笑而不语。每每想起这温馨的画面,我总觉得心中还藏着一抹淡淡的清香,点缀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气息,不禁让人陶醉怀念。

后来,我在城里也养过几盆牵牛花。起床后,总喜欢观察一番。更是对那株紫蓝色的牵牛花儿,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蓝深紫浅,层层漾开,晨为天青,午显紫蓝。花色随光变幻,盛放后兀自闭合。难怪诗人杨万里赞其,“素罗笠顶碧罗檐,晚卸蓝裳着茜衫”。

记忆里,村子里那位老中医每年深秋都会采晒牵牛花的种子。乌黑色的种子叫牵牛子,药用价值颇高。左邻右舍爱美的女子,常将牵牛子捣碎碾成粉,兑入鸡蛋清,夜敷于脸。

对花说古今,人言花不语。时节轮回,小小牵牛花,漫过了清秋,绽放于静谧祥和的村庄。



百花

第 3348 期

出淤泥而不染

〔中国画〕

车玉琳 作

## 沙漠里的“酸胖”

□ 李树琦

家乡民勤东邻腾格里,西接巴丹吉林。能在荒漠戈壁中生长的,没有等闲之辈。你看啊!梭梭成林,红柳成海,沙葱开花,白刺结果……在这里,越是渺小不起眼的事物,越有你想象不到的坚韧和骨气。

白刺果,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沙棘,这实在是一种美丽的误会。在植物学的谱系里,白刺是蒺藜科的坚韧战士,沙棘是胡颓子科的阳光使者。两者的性情、分布、样貌与色泽,都相去甚远。白刺果生在丛中,喜干旱的沙漠与盐碱地,果实紫红,口感酸甜;沙棘果长在树上,偏爱湿润的山谷与河床,果实橙黄,味酸而烈。白刺果果型微小,果实稀疏,成簇而结,为单核;沙棘果果型庞大,果实密集,成串而生,为多核。

人们多知沙棘,却少识白刺,实在是一种遗憾。我们更习惯称白刺果为“酸胖”,它还有一个更富

诗意的名字——“沙漠樱桃”。

“每个沙丘就像盖上了红绸被儿……”在一篇专门写“揪酸胖”的文章中,形象生动的描写,让人眼前不由浮现出几名妇女“揪酸胖”的鲜活画面。这个“揪”字,绝对是民勤人采摘“酸胖”最贴切的描述。它不只是采摘的动作,更像是与大地之间一次温柔的互动,是岁月深处一段朴素的诗意。

“酸胖”丛身形矮小,却根系发达,宛如一张巨网,牢牢锁住流动的黄沙,成为沙漠的守护神。“酸胖”红如玛瑙,晶莹剔透,入口酸甜,兼具葡萄和樱桃两种口感,是风沙里最温柔的慰藉。

民勤古称镇番。据《乾隆镇番县志》所载:“其形似枸杞而小,色黑有核,性最热,味甘咸。可和麦作炒面,胃寒者煮茶食之,每效。”寥寥数语,道尽其形色性味及民间妙用。

《镇番遗事历鉴》中,则对“白

刺”一物有更为生动的描述:“其果色赤,剔透晶莹,直似玛瑙。食之酸甜可口,俗名酸胖。晾干入药,清热解毒,祛除风寒,诚良药也。”其果如珠,其效如宝,“酸胖”之名由此广为流传。民勤人一直有用“酸胖汤”治疗感冒的习惯。

小时候,沙窝是我们的乐园。风一过,沙丘顶上的白刺丛就跟着晃。几片带刺的叶子里,藏着亮晶晶的暗红。那是“酸胖”。起初,我们蹲着,指尖捻出刺,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粒,放进嘴里。酸,然后甜。后来,干脆塞满一嘴。狠狠地嚼!那股子又酸又甜的劲儿,直冲脑门,那叫一个过瘾!

每当我想起“酸胖”,眼前浮现的不仅是那片大漠,更是我的父老乡亲。他们就像一丛丛“酸胖”,外表平凡质朴,骨子里却透着坚韧不屈。“酸胖”,静静地生长在大漠之上,也深深地扎根在每个民勤人的心里。

## 缱绻牵牛花

□ 雒伟

牵牛花从盛夏一直蔓延开到了清秋,朵朵向阳,缱绻温柔。

一回到乡下,便随处可见牵牛花的身影。浓绿的小叶片层层叠叠撑开,柔嫩的藤蔓四处攀爬落脚。有的缠绕着篱笆,蜿蜒而上;有的依附于土瓦砖墙,绿成了一片阴凉,还有悬垂在野草茎梢,摇曳生姿。看着眼前这景,我仿佛又读到了“其藤楚楚,其花娟娟,其叶翠翠”的隽永诗句,真令人心神愉悦。

再向着偏僻的角落寻去,你会惊奇地发现柴草垛旁、残垣缝隙、灌木丛中,甚至崖畔塬边也有它们匍匐的身姿,或独株绽放,或丛丛簇簇,风姿绰绰,自成一景。

这花在乡村再寻常不过,甚至还是一些人眼中的闲花野草。可我还是忍不住要赞美它。无论身处何地,它总是以一种倔强而热烈的姿态,执着地攀爬生长,每长一节,便紧紧地抓住旁物,再冒出新叶嫩芽,又迫不及待地绽放,生怕错过了哪